老屋前的柿树

□周秘

老家有很多树，我偏爱柿树。自记事起，老家老屋右前方的空地上就傲然挺立着一棵柿树，如一支蘸满岁月的笔，在光阴里勾画，把时光深深地嵌在记忆的枝头。柿树粗粝的主干如父亲青筋凸起的臂膀，皴裂的树皮堆叠着岁月的褶皱，却在每个春天准时捧出嫩芽，橘黄色的老叶片卷着朝露，像攥紧的小拳头把整个冬天从沉默中舒展开来，将沉睡一冬的星光都揉进新绿里。

夏蝉裹着暑气躲在柿叶底下用力鸣唱，我总喜欢趴在树荫下的青石板上写作业。夕阳被柿叶剪碎后洒落在泛黄的作业本上织就碎金般的图案，微风掠过枝头，乳白色的花瓣如掌心托着鹅黄色的蕊从树上坠落下来，恰好停在“加减乘除等号”之间，宛若给算式戴上了晶莹的桂冠，为我的童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柿初结时如绿宝石，我踮起脚尖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咬上一口，涩意从齿间漫开，像未散的晨雾瞬间裹住舌尖，不禁令人皱起眉梢。当柿果由青色变为橙色的时候，母亲用竹竿打落下来装进釉色斑驳的粗陶坛中，等待时光为它们穿上糖衣。母亲先在坛底铺上一层清香的稻草，然后一层一层地摆上金黄色的柿果，再用新鲜的芭蕉叶封住坛口，最后用竹篾扎紧，扎竹篾的时候总会发出“咔嗒”一声，恰似时光沙漏轻晃的韵律声。

等待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掀开坛盖闻一闻。直到香甜从坛底涌上来，柿皮也变得柔软，取出一颗放进嘴里，咬破的瞬间，蜜汁从齿缝滑过舌尖，又顺着指缝滴落在青石板上，引来无数小蚂蚁争先品尝。母亲用蓝布围裙为我擦拭残留在嘴角的汁液，围裙上的稻草香和着阳光的暖，成了童年最清甜的记忆。

后来去外地上学，柿树成了寒暑假的守望者。春季返校前，母亲站在树下反复叮咛，要好好学习。柿花如雪，缀满枝头，微风拂过，纷纷扬扬，先是飘落在母亲的鬓角，然后又落在青石板上。深秋归乡时，柿树的枝头早已挂满了橙红色的灯笼，在暮色中轻轻摇晃，恰似在诉说离别的思念。我倚靠着树干，看着那被暴风雨打折的枝丫又抽出的新枝上还挂着去年的果蒂，如同母亲日益增多的白发，每一根都写满了牵挂。

十年前，我离开校园到了银行工作，走村入户成了日常，走在田间地头，很难遇见柿树。

去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发现老屋前方那棵柿树没了踪影。问了父亲才知道，原来是大风把柿树拦腰折断了，父亲又索性锯掉了一截，只剩下不足一尺高的树桩。

我默默地站在它的身旁，轻轻抚过树桩截面的年轮，原本尘封已久的记忆再次被打开。深秋的黄昏，橙红色的柿果挂满枝头，像是被点燃的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要抖落漫天晚霞，几只麻雀在枝头间跳来跳去，轻啄欢唱。我抱着粗糙的树干慢慢往上爬，然后坐在树枝上摇晃着双腿，唱着歌谣，看夕阳从山顶慢慢落下，等到月亮悄悄爬上树梢的时候，父亲就会扛着锄头、牵着老黄牛从地里归来。如今，那样的景象早已被时光深深地埋进了童年的记忆，我的心里面一阵落寞，什么都不再想。

夜里梦见柿树又开花了，几簇嫩芽从皴裂的树皮里探出头来，橘黄色的叶片卷成小喇叭，沾着晨露，在蓝天白云下轻轻舒展。我翻开工作笔记，笔尖落下时，柿树透过玻璃窗投影在纸上，宛如一枚有生命的印章，清晰地盖在这一片种满希望的土地上。

原来，柿树从来没有离去。它是刻在记忆深处的乡愁，是扛在双肩不辱的使命，是金融人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不忘的初心。当春风再次拂过田间地头，看着新芽在骄阳下舒展，我坚信，所有的苦涩终将酿成甘甜，所有的坚守终将收获芬芳，就像坛中的柿子，就像田地里的种子。而我们，终将在岁月的枝头，看见点燃的灯笼，永远明亮，永远温暖。 （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协会员）

山乡“洋芋宝”

□孙炳林

土豆是种常见薯类作物，其名颇多，有的称之为洋芋、山药蛋、地豆等。20世纪60年代，在彭水偏远山乡，乡民们喜称它为“洋芋宝”。

洋芋宝这个名称听起来挺新鲜，亦耐人寻味。其实，是缘于当地人对洋芋的偏爱，因它能帮乡民度饥荒，是宝贵的食品而得名。

1957年春，我家落户到彭水普子坝乡场，与湖北利川相邻。普子坝人口多，周边山坡平坦的好土极少，且土中分布着零星岩石，因此粮食种植面积少。每年秋天，收获的主粮玉米不能满足全年生活所需，到春末夏初之际，新鲜的洋芋便成了当地人的主要口粮。

普子坝坐落在半山腰，冬季天气不算寒冷，腊月中旬，乡民们开始栽种洋芋，窝距约为20厘米，并列两行窝子，每个窝子里先施肥，再放上两粒小小的、生有嫩芽的洋芋，然后盖上泥巴。左右两边的空地，则是来年清明节种植玉米的空间。到了农历四月下旬，深藏地下的洋芋成熟了，此时的玉米苗也正放开心情长得高大、粗壮，上下交错伸出长长的绿色翅膀。如此套种，洋芋和玉米互不影响，喜获双丰收。

当地洋芋种子留存方式独特。洋芋成熟收获时，选乒乓球大小的洋芋留种，将其散放在用细长竹竿编织的可透风的器具上，历经夏秋两季，小洋芋水分减少，整体收缩表皮生皱纹，变得蔫兮兮的，待腊月下种。

山乡洋芋食用方式也有讲究。选个头较大的鲜洋芋，用于缺粮度春荒的主食。初夏时节主粮断炊，玉米大春作物青黄不接，可供生活解难的洋芋就是宝中之宝。每天做早饭前，主厨在厨房置一盆泡于水中的鲜洋芋，旁边再放一只盆，左手拿起洋芋，右手用小块玻璃片或小刀，手起刀落，刮得鲜洋芋皮欢快地飞舞。

去皮的鲜洋芋用清水洗沥干，在菜板上将大个的洋芋一分为二分，随后倒入铁锅，加入清水，用大火煮约5分钟，舀起来用竹篾笊箕沥干。在铁锅里注入适量植物油烧片刻，再将洋芋倒入锅里炒几铲后，注入少量清水，待洋芋烘烤起锅巴时，退出灶膛内未燃完的木柴，用红光闪亮的木炭火石慢慢烘烤，便烤成了显金黄色的锅巴洋芋。

锅巴洋芋吃起来香甜酥软，常吃不厌，这看似简单的盘中餐，便是乡民们当年难得的一道口福。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

槐花当粮的岁月

□唐安永

“槐花朵朵白，槐花朵朵香，我盼槐花早日开，槐花一开饱饭来。”每当四五月的微风轻轻拂来，儿时的这首童谣总会在耳畔萦绕，那些曾用槐花充当粮食的岁月，便鲜活地尽显眼前。

我的家乡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大山腹地，这里百草丰茂，林木葱茏，最引人注目的是漫山遍野的槐花树。家乡的槐花树大都为刺槐，也有人叫它洋槐。一般在四月下旬，槐树枝干才开始吐新绿，细碎的白花才慢慢地点缀其上，到五月中下旬完全盛开。放眼望去，无数枝丫上的槐花像一串串晶莹的玉坠，又似满天的繁星，在柔和的阳光照耀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

在食不果腹的年月，乡民们好不容易盼来槐花开。一声粗犷的叫喊——“槐花开了”，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整个山村瞬间沸腾起来。淳朴的乡亲们绝不会错过大自然的馈赠，纷纷来到户外采摘槐花。我家人口多，父母整天忙着挣工分，采槐花的重任就落在我和妹妹肩上。

我和妹妹大多在清晨采摘槐花。天刚放亮，天边的晨雾还时隐时现，妹妹挎着竹篓，我拿着一根顶端绑着铁钩的竹竿，一起走进林间。我选好一棵茂盛的槐花树，将竹竿伸向树枝，慢慢地将树枝拖拉到妹妹面前。妹妹一把抓住树枝，用她稚嫩灵巧的小手快速地摘下含苞待放的花朵，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里。看到妹妹摘完一茬，我又将开满槐花的树枝拖到她的面前。我们配合默契，不一会儿，妹妹的竹篓里就装满了嫩嫩的槐花。当然，我们在采槐花时，也有失手的时候。当我把槐花枝快要拖到妹妹面前时，铁钩突然滑落，只听到“唰”的一声，树枝反弹回来，来不及躲开的妹妹脸上便留下或深或浅的划痕。抵挡不住槐花的诱惑，妹妹全然不顾，继续神情专注地采摘槐花。

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将槐花交给母亲，母亲随即吩咐我们摘下嫩嫩的花朵儿，然后把它们浸泡在泉水里，去除其中的杂质和苦味。10多分钟后，从水中捞出，用筲箕滤干水分。接着，母亲将槐花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焯水，然后加入玉米面。只见母亲用皲裂的双手不停地揉搓着面团，待到玉米面与槐花完全融合后，将其分成小块，放入锅里蒸。大约20分钟，槐花的香味儿便盈满整个屋子。迫不及待的我们围着母亲直打转，好想能马上吃到心仪的槐花窝窝头。

槐花缓解了农人的饥荒，但它的花期毕竟很短。农人为了延续槐花的食用期，将槐花煮至六成熟后，放在烈日下晒干，然后装进袋子。当槐花完全凋谢后，晒干的槐花便派上用场，用晒干的槐花与玉米面混蒸。那年月，槐花走入千家万户，充盈了农人的饭碗，让多少农家平稳地度过每年的缺粮季。

直到今天，家乡的农人仍旧依恋槐花，他们不再视槐花为“救命粮”，而是视槐花为一道美食。

岁月匆匆，槐花依旧。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光茧（外一首）

□陈鱼乐

将晨光纺成蚕丝
你开始喂养影子
所有未说出的固执
在暗处结绳记事

忽然某夜风停止
黑暗压弯了树枝
你掏出体内磷火
——整片星空开始

模仿你呼吸频率
将余烬排成诗句
最亮的那枚韵脚
卡在黎明的喉际

当时间前来收丝
发现整匹光阴里
你始终保持着
吐丝前的姿势

沉锚

你曾是桅，
后来成港湾
当月光浸透甲板时，
弯成旧梯舷

用脐带量海沟，
乳汁化波澜
每道皱纹的刻度里，
藏着航海线

现在你沉锚，
在最深海面
那锈迹斑斑的沉默啊，
系着不沉的彼岸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评协主席）

滚烫的回忆

□李黄英

这个五月，比去年炎热许多
一些回忆，也在反复晾晒中
变得越发滚烫，趁我不注意
悄悄挤进脑海

就像八岁那年的我
拿一把大蒲扇
和妹妹挤坐在木条凳上
听父亲讲像月亮那么遥远的故事

在父亲的故事里走动的亲人
他们是那样的勤劳、善良
但在苦难的生活面前
却是如此瘦小、无力
夏天的风虽然很轻
我的心却被吹得皱成一团

我多么希望，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已经有一些崭新的故事
从他们黯淡的生活里蓬勃长出来
让他们能收获一个明亮而幸福的晚年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大红椿树

□高琦

清溪河畔，两棵椿树
百载磨砺出一冲椿林
瘦骨椿树，挺过
刺骨冰刀，一路护佑
久远的树上青菜椿芽

逢春，枝头顶破叶芽
捧出肥嫩紫红芽尖
清香媲美玉兰

穿绿裙办椿芽的女子
捧了一身椿香
背篼装满，进城贩卖
一把香浓的椿芽
焯水炒蛋蒸鱼，熏香
美味胜过陈年老酒
千年时蔬椿芽，相生
人类，助长寿年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